元亨釋書　十一之十二

七十六號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三

三井行圓　　大原山良忍
石塔寺寂禪　　行空法師
蓮長法師　　楞嚴院以圓
睿山教眞　　小田原經源
免原慶日　　覺勝法師
國上山佛蓮　　高野山維範
安部山暹覺　　高野山琳賀
賢林寺戒深　　南星峰圓久
行仙法師　　仁和寺性信

仁和寺覺法　　基燈法師
睿山睿好　　愛太子山仁鏡
薛嶽良筭　　雲彦山玄常
　　　　鞍馬寺重怡

超勝寺清海

師事吉野日藏自棹舟度人讀經奇

釋理滿。内州人。師事吉野日藏。有節操。徃醫家服陰萎藥。自此於色境永絶想。專誦法華。靈瑞甚多。隱而不語。滿在一檀信家。讀經數歲。一日宅主從戸隙見滿讀經一軸了。置几上。又取一軸而讀。先軸自踊高尺餘。自卷至

標紙而居凡次餘軸皆然宅主生希有心見了弃出合掌曰甚希經卷踊上自卷非師之靈感焉至此乎蒲識主曰是幻化耳不可語徒若屬流布我與子絶宅主約不言蒲没後始傳蒲好利濟於渡口設一小舟自棹度人或入病宅施藥物不視親疏不望報謝嘗日吾若因經王力當生安養願二月十五同世尊之滅度暮年有小疾果佛涅槃日誦寶塔品至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即爲疾得無上佛道句而寂

居台嶺持法華釈迦放光

釋崙桓居台嶺學教觀兼持法華嘗作思惟初發若僻萬行徒施當發圓教大心修實相妙行誘引六道衆生悟入一實知見我見近來行人或營外相苦行不作内心觀念或施依報資財無正報信慧徒感人天果報無階三乘位次是以率身戒律午後厨不起煙科義定心相應誦經纔渉散念雖誦捨數如是精誦一萬餘部釋迦放光照堂普賢摩頂慰

誘。如是奇瑞多藏不語。鳥獸掌中受食。鬼神隨侍供給。臨終手執香爐誦法華端坐而逝。

贊曰。凡持誦者逢一勝相身心欣悦不自持矜語衆人衒異誇奇。滿公戒檀信以絶交之語。豈其萬頃之量陂乎。桓師科義相應捨散取定。又爲宜也。其不語瑞相似同矣。二子者持誦之準規乎。

○釋眞興 興福寺仲算之徒也。精因明。世曰成唯識觀。嘗昇兜率天觀慈氏。藤丞相敎通聞之常欽慕。興於所居道場現覩史宮。令丞相瞻禮。興之所居曰子嶋。一日出歸子嶋。鬼魅百餘輩伺路行列。似侵忤興。問僕曰。汝等何所見乎。對曰。無覚見興入唯識觀群魅皆仆。後僕人得見。長保五年爲維摩講師。相國藤道長尤加優禮。敎起最勝會講。已懷出草纛自著不歸南京。棲子島。後人貴之不字。呼子嶋先德。

○釋慶圓 姓藤氏。播州大守尹文之子也。登睿

山師事三昧嘉慶粹于密教一時修北斗法設供物於壇上團欒而繞之至召請印明七星降壇各著圓供之列蓋本軌者方壇也圓壇始于圓也長和二年爲僧正其冬轉大文領座主寛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歲七十五

賛曰大哉吾佛之設化也或密或顯其則不遠濁世五濁之下土空居遊空之上界漫没畛畦矣自他視率陀方圓換曼荼二子都善執柯乎

相羊　後漢馮衍賦乘翠雲而相佯注逍遥也亦作羊　楚辭聊逍遥以相羊　文選漢武帝賦惟幼眇之相羊　師古曰猶翱翔也

釋餘慶筑州早良人也遊一山谷遥聞鐘聲尋至其所禪房幽邃一比丘讀法華年三十許慶相羊庭隅比丘停經揖慶上堂晤話慶問曰年幾乎對曰一百余慶勸其終比丘乃誦至安樂行品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之句二童忽降一人持供一人把蓋比丘分供爲二一分自喫一分與慶慶嘗之其味甚美非人間有也已而告辭比丘曰此地常人不至今

日歎語爲幸甚慶曰失路多幸到於聖境欲
傳此事以何爲驗經傍曲几願見須焉比丘
有恠色忽十童兒出護几慶元歸不動尊持
念須臾忽大聖明王現形奪之十童拒之其
几中分爲二一半在比丘處一半至慶前慶
携而歸慶謁藤太師忽空也法師入來也臂
不便慶問所以也對曰我稚孩時父母相媢
母恚捉我投地自爾左臂不順父聞蘊法驗
乞見恵乎慶諾於是乎相家子弟奔集見之

比丘俗形而有神通

慶瞋目持誦乃執也臂引之爆然聲出屈伸
如右也作禮三拜太師以下莫不嘆伏時人
曰彌陀之病明王之醫天元二年補園城長
吏四年任法性寺座主慈覺之徒訴朝喧爭
語在縣爭志永祚之始爲延曆寺座主正曆
二年閏二月十八日化年七十三謚智辯慶
有四神足勸修勝算慶祚穆算也
釋睿實專持法華嘗居愛太子山大雪不霽
數日無餐取竈土食之其味甘美一夕誦經

白象來現口吐光照草庵晩往鎭西營出務
蠶桑耕穫人不測之或啜酒肉或擐弓矢一
朝向燒魚誦經魚則蘓息赴水放之游泳而
去又負弓矢而出傍人見之蓮花數莖怪近
熟看弓矢也肥州刺史譖實掠家財實不拒
後日妻有病而狂醫巫不効家人曰實師誦
經必有感應願屈之守嗔曰彼比丘破戒在
家豈得感驗乎左右荐乞守曰汝等自呼我
不敢也家人來請實曰我不知佛法何延我

邪家人志堅實不得已而來病婦隔屏而臥
實誦法華未終一軸神人投婦於屏外實前
鞭撻數十見者寒心神人隱去婦起坐身心
輕安刺史頂禮悔謝返所奪財實不受實有
慈行寒冬脫衣與凍者自無服乃著大箱充
木葉蹲其中持誦如常或途中有沉痾者屎
尿塗漫臭穢難近行人閉目掩鼻而過實看
養而誦經病人多愈焉天祿帝有狂病勅實
持念與宮使同車入宮路傍有痼疾之人問

絶究轉實下車看候宮使責曰已奉詔旨何滯此乎實曰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又萬乘之主有恙何山何寺名師碩德不應詔邪無告病人非我難看不忍過也遂止其所不赴官

自少年无色犯一指觸女身故以指為燭并咒枯樹生花菓

○釋定照姓藤氏京師人學法相仁斅受密灌寬空自少年無色犯嘗曰少時一指觸女身我此形骸一指為涂餘無不清淨即以指為燭供養三寶發露懺悔照住山階寺一乘院有橘樹自然枯瘁寺衆欲斬去照誦大佛頂咒加之其日生萠芽過數日枝葉滋茂漸生花果倍前時其橘樹今猶在焉常誦法華適從南京赴上都到淀河暴風俄來波濤怒鼓舟人曰舡當漂覆照不恐時天童十人自河中出手捧照舟不從水波漸著岸上十童即没河兩岸見者嘆未曾有照曰十童者十羅刹女也又供不動尊尊屢現形語話照賑道福東寺興福之長務皆所歷任也永觀元年

播州書寫開山

三月二十一日臨寂誦藥王品至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乃至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佗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句三誦已語門人曰我屍莫燒縱爲枯骨猶誦法華饒益一切語畢結定印端坐而滅門人隨遺命其墓果有誦經聲又聞振鈴云

釋性空平安城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母源氏諸兄皆産難乃孕空時母欲食毒藥壞胎而及誕殆不覺出胎之時拳右手而不開父母強啓之有一枚針生三日忽失所在父母愁求在庭花叢中安坐從幼至老面有微笑姿絶不麁言十歳持妙法華年三十六出家尋人跡不至鳥音不聞之深山乃往日州霧嶋結廬而居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歷旬或夢中受美膳覺後肚裏能飽余味在口或從經卷內忽爾精白粳迸散或煖餅出其味非常比或夢人送餐覺必有餽是以雖苦行絶食身體肥滑光彩過人或寒夜弊衣皮

唐如永忍寒誦經忽從暮上無縣羅身居四十歲移住筑前州背振山一日誦法華見童數人年可十五六來左右同誦容兒奇麗音韵清雅空在書寫一夕夢金剛薩埵授兩部密教覺能記持適睿嶽慈上人來山空說夢事慈公聞已流淚曰兩界印明不違一事但有一印異予之軌然夢授甚詳恐軌之誤乎先是空未聞密法人傳爲嚢增賀法師在多武峯求上紙空送之賀歎曰空公者其淨六根

與神童二人一曰乙一曰若侍左右凡有使令先意能辨乙童與同役而嫉空呵聽未童雖悲泣悔許逐不許初永延二年化人來告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illegible]之一峰也居此者發菩提心得六根淨空至彼山結草西渭茅薦爲席苔精爲衣山食野蔬無粮自飢渴創精舍號圓教寺空於山中每歲三九月募妙經爲州民之福偶因事二十年閑與春三月空如廁長尾靈鶴居傍樹鳴曰春秋許缺二

年令讀誦羅勸一乘經空書鳥吟告衆復會天祿上皇使華入山堅辭不知長保四年寛和上皇入山奉盧教延源闍梨圖空像并記行業下彩畫時山動地震上皇大驚左從皆畏空曰勿恐也兒贊道故有地動像成亦當震盡華山川大震上皇下地禮空院弘四年三月十三日誦法華而寂年八十空身無幾風胸間雕彌陀像能知他心所止之處編白成市施利如雲見形聞聲之輩皆作遵佛想

持法華
往兜率
内院

檀信送食使者或觸之能知而不食或善人邪謂預設非坐不善人至先逃山鼇異迹甚多不遑備載

釋平恵者童意之徒也性潔白不染俗瓦器爲鉢麻衣外無餘服專持法華無他業年八十餘一日白意曰今日往兜率内院故來告辭言已起去意謂弟子信賢曰恵之言可怪恐有病乎送藥石訪之使者復命曰恐已逝去矣歎異歸終告門人曰大虚之中有妓樂

持法華夢普賢乘白象之

汝等聞否光率天迎我也言已氣絶天慶元年也

釋道防睿山慈念之門人也性素潔清苦勤勵有密學持法華修法靈感人被勝利結夏於近文山張大笠爲錫拂平石爲床晝夜不臥數日不食或只菜蔬文去擅味誦法華修懺悔夢普賢乘白象對立毗沙門天善言慰諭汝時手把經卷而逝

釋寂源左僕射雅信之子也俗名時信以門素早上羽林儀厭世相從他上皇慶學顯密之教長和二年入大原山創勝林院六時行道一日毗沙門天執策隨後其天降之室今猶存臨終之時紫雲垂布床上云

贊曰慶實照篚若可謂神異無方矣然實之下卓也照之然指也誰收覽其慈進之鋒哉源防之感天神羽飾之昇内宮者殆輪同矣

永延帝崇之求梅寸從因樹持金有實

釋睿算姓源氏洛城人十四出家學台教一日宿中興横川源信對論算優游進寄

山。白其師曰、願拾顯入密。師諾之。修練精苦
早得灌頂。永延帝不豫。膳職已廢。時窮冬。帝
求梅子。天下覓索而不得。尋居修學院。庭有
梅樹。汝向而祈念。暨旦告丈人曰、汝看庭梅有
實乎。使者到梅邊。大雪覆埋。枝條皆鏤
報。事尋曰、掃雪見之。使者如教。果有一枝纍然
宛如初。俄折枝獻宮。君臣嘆嘖。帝嘗二一兩顆
病立差。皇后門上院某狂疾。召尋加持。神人於寢
上梁間鏄靈叫呼。擧震宮中。后乃愈。公主

娟子長曆帝女。下嫁源僕射俊房。有狂病。徵
尋詣房。乞加護。中夜呼曰、救我救我。有神加
斂我頂。豈又以纒縛殺我。侍女驚懼。是狂息
藤相國道長長子賴通病。相國令如修學
院家。使於中途。乳母猶昇之。既相國屏來
寡尋甚切。尋以自顧爲晨號。持誦須臾忽蘇
息。相國大悅。起禮三拜。源信之姝安養尼在
病頗殆。信與尋兄語。尋持念護身。尼便蘇
信不往。感尋三起。尋笑曰、昔年宮爵之

恨今已消矣信又笑謝攝州刺史佐々行識
時從葬遊一日語曰我構一數是矣根無由
也葬曰待之不晩耳不幾移植是佐氏是
僧寺所報焉永延帝上爲吉寺正曆二年湖
園城寺長吏寛弘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滅年
七十三病中賜號智觀
賛曰學者之業也非所得耳不能盡而致
吾矣智觀可謂擇矣吾不擇豈在作公之
膝邪將又以積後仲來言遂令邑下視書害

山王日表
三拜印一〇

焉不即屈焉觀也因二是擇而激後學之式
也予遊修學院一一麗眉指庭樹曰是靈梅也
予附而見苔蘚封其根至枝時冬仲無葉
不辨何樹剝苔爪殺始知焉其地寄山西麓
冱陰甚諸樹又封苔皆微雪霏霏點綴枝枝
因而憶埋僻之東崇蒸餘樹如對箕師人去
而境留境亦人也況梅之靈乎
釋行圓姓源氏通議大夫國舉之子也初圓
已冠爲進士名圓輔隨父赴洲有嬖妾留在

都下風輔繁纖央央一日僧歸問安或曰近
聞其人病無看養不知已終不風輔尋末往
野其屍脹爛不可見也風輔遂還家即入園
城寺剃落遁當靜坐書之二門以故精修學
修如意輪觀自在供大悲尊現身放光當與
山王明神倩談明神曰我名山王公委之乎
表三諦即一也山字豎三畫者空假中也横
一畫是即一也王字横三畫者三諦也豎一
畫又一也二字三畫而有一貫之象故我立

創大原
來迎院
并声明

爲號也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亦復如是是以
我護持台教鎮護國家我身外無名外無
身即身而名即名而身名外無法法外無名
即名而法即法而名身與名法無二無三是
名一乘我名義也
釋良忍尾州富田人也登叡山開台教於東
眞巣密瑜子永高聲德之妙隱棲大原山創
來迎院定其基趾作結界法鬼魅相語曰師之
法力難犯遁我等法末之將我等當又歸止

時忍親聞焉待賢皇后宮人有問道於忍者常常來院一日來通謁先態殷勤自出言我是婦人身入精藍嫌疑之者恐貽譏謗不利吾師我雖爲道切不亦來矣忍在殿內開扉告曰婦之先恩又無妨只願固志於此不亦美乎官人自慈恩忍之不凡就而蒞染法名法性忍修八字文殊法定上大石變爲師子迎旋繞吼一日異人來謁言曰師嘗融通念佛乎忍曰何謂對曰廻我所唱附于衆人衆人之唱又通于我是融通念佛也其功踰稱稱不可勝計何以故衆生無邊故師願以此事勸誘四海我又廣倡天神地祇耳忍曰公誰乎對曰鞍馬寺毗沙門天也語已不見忍自此常唱融通念佛又作疏博勸四衆天

七十四代鳥羽己丑

仁二年來迎院成忍於此地唱顯密又闢聲明梵唄天承二年二月一日亡年六十一忍建一宇度大藏經律論名曰如來藏所持彌陀經時時放光其徒收之置藏中

賛曰妙千萬物陰陽不測是世書之所謂神也吾教受佛救護我法然未聞演出真理之如山王天王之精微矣此方多言有應化之神恐其然乎又是二子精修之感發也或曰融通之說有據乎余曰般若有隨喜一品龍勝菩薩剖析於智度中化人之言相似同矣

釋宋禪姓菅野氏平安城人筑州刺史文信之子也仕官至工部員外郎而不樂冠簪辞气薙染父不聽長和四年年三十上台嶺禮座主慶圓受戒從慶祚阿闍梨受三部密法後居近州蒲生郡石塔寺阿育王八萬四千舎利塔之一區也治暦三年八月初患風痺至望愈其後日日沐浴二十日命門弟子曰明日浴湯辦于鷄鳴弟子從之便澡浴了跏趺繩床念佛而坐黎明異香盈室弟子窺之如寝而逝荼毗四遠薫郁舊庵及闍維地三日薫不滅

釋行空世稱一宿上人所居不經兩夜以故

誦法華經一月千部舌迅疾

五畿七道無不行遍隨身之資具三衣猶不全況其餘乎只法華一部而已晝讀六部夜亦爾行旅之間或迷路天童示之渇之時天女與水若病苦天藥自至鉢供甘露現前年九十身鎮西臨終大衣自纏身蓮華承足普賢文殊降現摩頂云生平所誦三十餘萬部

○釋蓮長 長延法師之畏友也天性精勤持妙經非沐浴不解帶晝夜不臥床無机食不儲明志加賀長谷凡日域之中所有名區無不歷各留其地誦經千部長廣舌迅疾一月終千部臨終時手把不時蓮華一葉鮮白薫烈傍人問此花從何得答曰是則妙法蓮華也言已而叢手中蓮華忽然不見

釋以圓備士江州之子也居楞嚴院學顯密得敏悟之譽少壯之年有小病病中一七日暗記法華文其中數月臥病則福寺圓縁與圓學時縁在法成寺專圓故來前緣

臨終蓮華降室

作紙衣爲臨終衣

問此來病已愈乎圓曰今往安養舊好不忘來停日語已西飛去翌早緣道使慰問門人曰此曉已寂緣不任悲感

釋緣具居延暦寺業叢學兼修念佛三昧臨終蓮華降其室繽紛散亂見者八人餘不能看茶毗之地異香不竭者七日

釋[illegible]源洛京人也居興福寺學相宗兼任小田原緣若修淨法寶年寢疾一日語門弟子曰三日後氏當往即索沐浴次日又浴至三日披自製紙服蓋頭預裁爲臨終衣也向彌陀像端坐念佛而逝經三日合掌手不傾容貌如生而口右角津液出弟子以布拭之其香薫烈沈檀不可比真茶毗所其體不傾已而闍維時西方喧聲念佛其響如三十計人從衆川之是近地無一人其希液焉而今尚在情房年八十四永久年中也

釋慶日平安城人居叡山勤業涉顯密內外之典晩出本山住攝州菟原郡修法華懺

客供方丈草庵之外無別物經論并器之外
無餘具持齋不飲亦不食肉酒或雨夜出行
前有持炬人後有擎笠者遠人望之走近見
之無炬笠而回獨行遠邇炬笠如先或搢紳
車馬之客到菴騎閙村人近見又無人馬達
閑喧雜之聲如故寂然之時無病誦法華結
定印而逝忽有百千人音悲哀嚶鳴村民進
菴所而見雖聞哭聲不見其形時人皆曰炬
笠搢紳及哭泣之人皆是天神諸聖之冥感

也

一名果遍　二名華遍使役

釋覺勝作州人也居越州坂南阿彌陀院修
密教兼明戒律嬰病七日六時修彌陀法未
曾缺謂弟子曰我去後茶毗時聖僧群集應
知我生極樂也語已入壇場修供久不出弟
子怪伺之端坐入滅闍維日果客僧七十餘
員不知來處群集貌與衆人異果勝之言不
徒矣

釋佛道居安祥寺後移越後之古志郡國上

山三時沐浴誦法華供使者備三湯而逃去下時二童來曰我等二人能任使令自稱一名黒齒二名華齒強力勇健負薪汲水三時湯未嘗缺又拾菓設食供給尤勤以故蓮不知世務離諸緣一心誦經終時安祥而逝二童過七七日而去

釋維範京兆人涉顯密晩入高野山居南院嘉保三年二月三日沐浴淨衣結定印唱彌陀而寂年八十六遺命曰我死不須荼毘待

小祥啓箱見之門人如命開箱小扇寫字謂諸徒開棺支體儼然爪髮俱長初有信明亦居高野常閉菴門專修禪觀並不寢日宗中有聲曰南院範公取滅度明更入間之果然

釋蓮覺姓壬生氏豐之後州人性悍勇少為草賊承保二年悔然自改祝髮爲沙門承曆三年詣于相州安部山痛悔前非斷修苦識以故年五十一遍體羸瘦而已麁布纔衲蔽體便足為刀斷不償精篇聚安部之衆為作修

祈雨
竜王現形

之區者凡之力居多保安六年春受微恙率衆僧唱佛号瞻仰彌陀目不暫捨端居氣絶後二十七日印手不亂面色無變遺言埋佛堂下肉身不壊至今見存年九十一臘六十

六

釋琳賢紀州那賀郡人始止興福寺學法相精因明後上高野山從覺鑁學密乗兼習者明算之神足也賢修學之餘勤干營伽藍塔婆多損賢修焉保安六年八月十四日入寂定預造室宇泊然宴坐全身不散之間元暦上皇幸山聞賀之定化枉駕廟室親見定軀郷大夫之預扈從者皆合掌感嗟時去賀殆六十歳或曰賀祈雨善女龍王現形云

讀法華感
舍利試以鐵鎚擊不碎投水不沈

釋戒深尾州賢林寺住侶也五十年餘不出寺門日夜讀法華又感求舍利一日庭上現舍利有音如雷色明白深試以鐵鎚擊鐵砧上砧鎚俱陥而不碎又投水不沈深歡喜供

生平誦法華死後有誦經之

養刻佛像安其中命終時向此像端坐結印稱彌陀而寂數日後身不爛壞趺坐儼然州人哀惜建廟閟之（閟音秘閉也）

釋圓久台山西塔院聖久之門人也九歲登睿峰勤習學移居楞嚴院誦法華音聲和雅聞者感激晩入愛太子山住南星峯修無緣三昧行六時懺終焉日誦經而逝斂其屍幽谷毎至黄昏有誦經音平時之聲不少改四十九日後不聞

鈯者鈍也

釋行仙從靜遍法師學密教兼修念佛三昧不必念珠口唱想念居上野之山上生不雜飾或請唱導於新山中便腰鈯斧赴檀家人貴其樸素凡是物不取又不辭只隨處逐人受用弘安元年秋受微恙端坐如入定而化時慶雲挂巷前竹苑蛺蝶紫衣又奇樂異香充滿天外闍毘後得舍利其灰色紫而香仙先年預書臨終月日潛置篋底其徒滅後披行李始得其書相顧益欽遺德

弘法大師九世之孫

賛曰死不容稱矣我法切於此也然宕密偏念之者曰入三摩耶而已負願力而已雖狂呌顛死而無害矣是怠慢戒緩之言也豈吾佛之教哉今此十數師無慢緩之弊而不容僞者其已昭著矣就中留肉身感異人者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乎

釋性信長和帝第四子母羽林大將軍濟時之女也皇后夢梵僧來曰我託宿后胎而投有身懷孕之間口絶葷膻寛弘二年八月一

瘢 玉云薄官切瘡痕也

日生時神光盈室甫幼稚佗如巨人長和六年帝昇遐哀毀逾禮寛仁二年年十四師仁和寺濟信出家乃往東大寺受具足戒治安三年年十九入觀音院傳法灌頂弘法大師九世之嫡孫也信性敏頴旁乘支學至梵字悉曇無不洞曉文耐勤苦或辟穀而度日或不解帶經年延久四年皇太子患瘡疹愈後面有瘢太子甚耻令信修藥師法太子夢一沙門從仁和寺來以香水灑頬覚無而痕

承暦二年修大乗會于法勝寺上廻華其儀至今不絶初嵩壽二年信為灌頂阿闍梨執支嚴肅備信法師不耐喜躍自起執蓋随後宰嚴之時師為弟子擎蓋自此始承暦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勝寺成撰名徳為落慶導師信中選又詔主寺務永保三年於別宮修孔雀經法勅信加特進僧階始於信應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唱彌陀端居而化年八十一荼毘帶不灰信神異及得法衣片段

小兒死而三日加持蘇生

預令珠數者此病漸痊狂疾又以生食與狂病者皆得差

釋覺法承保帝之子也初法母為宮人已有身後適藤宗相國及法之生奏之帝曰未知肖誰也少長岐嶷帝收為王子乃賜仁和寺寛助宗猶法習學有名帝一日宣寛助曰將小比丘来助即伴法入宮帝出迎乘一秘尊像慎曰朕求小比丘座前助作色法自若乃昇座讀咒詞音亮暢羣臣嘆伏帝曰始朕疑

法令信其子也又欽助之提誨目一時如金
剛峯寺次紀州或新擶於舍延法又中請待
甚厚法怪問之舍主垂涙曰遠聞德風近佇
來儀我有小兒死已三日不堪悲哀忝望法
救不知得不即袖出小屍嗚咽而慟法曰豈
能小恙尚不能焉況逝絶日乎舍主告懇法
不得已持念者久其兒忽吐氣而蘇即時相
傳嘆異仁平三年十二月六日化
賛曰富貴學道難今日之吐氣也或東河之

誦法華
得大報
淨

陵之英不出孤域而已吾門則矣纔撼栫龍
湖耳然二者婦人也孝之難如彼矣獨我國
也如寂持美於先信法揭德於後相次間出
多矣其不難若何哉嗚呼利之種又或有
差乎

釋来燈關州大峯郡人苦修練行持戒慈悲
誦法華經日三十餘部既且通利見聞數十
畢出曰得其根苑時年一百四十餘歲顏
皃如三十許人云

釋寂妙三昧和尚之門人也與攝川勝行結
友偕歷訪諸勝地到肥前之肥御崎此地日域
西南之陽奇石異木靈花所古老傳曰觀音
地藏來應之區也好行尊駐錫之一夕端正童
女至廊誦其音清婉久而不見所去又倩晨
一沙門來亦不知從來自茲二人絕鹽穀精
修適七日已弟八之朝小艇泛海面漸近管
絃傾併作如行怪之熟聞其絃歌皆偈讃也好
感嘆聽受行聞絃竹不聞偈

釋仁鏡南京人父母祈地藏神日得男子
捨為佛子即有胎九歲投東大寺習法貴
精戒律年十五不重臨二時詠山經行夜火
滅怨有持火人適見手指不見全體或言夜
罐啾瓶臣家欲滿淡咸水自然如是之事
九旬爾十歲年壽八十地聞愛太子山昔始
藏普樹樹化之地於下居之五臺峨嵋者居
大徳普蓋夜讀妙經六時修懺然後高聲悟
庶寒煖一無動靜三四日或數然之外又無

鍛苦修練剋勝引現而師子白象馴護法
神顯形侍來年一百二十七歳
釋良算州淵人也性質健剛不求樂假
只食蔬菜誦法華無他業常居深山絶世事
往來聚落斷非求度爲上求嫁用樹下花勝
場常言身是水沫命如朝露若要識之甚爲
至愚況五陰假合四倒迷冕實是其中欺誑
我心能作衆罪何爲邪鬼保護乎是故不
惜身命苦修精練文上金峯山往下前鬼嶽十

年持法華鬼神始現可畏形貌不怖後以衆
蔬爲供猛獸毒蛇皆悉馴伏一時天女端嚴
姝好來遶三匝廻向作禮而去異人語曰
尚誦經聊寤目眠經音不絶臨終時面有喜
氣或問上人頃覺來不動令何見乎答曰生
平孤露今受寂樂不亦説乎問者曰覺樂何
答曰捨塵勞垢穢之體昇金剛坐佛之階豈
非樂爲乎言已而逝
釋玄常姓平氏上都人也出家於叡山持法

華嚴有驗後移播州雪彥山紙楮木皮以
充衣雨降日照不以爲苦雖遠遊不著鞋持齋
不食或時時絶食不解衣帶不設臥具遇人
必拜見緇素屈膝或曰誦一乘千經一百日
或以袖百朝爲一冬亦能知他心吉凶禍福
豫言皆中臨終先別諸友曰今月以後淨剎
相見乃歸山中誦法華而終
釋清海身長七尺餘少好武材力過人後棄
弓矢居興福寺一時徒有聞東海已沒甲又

自思言我昔從事於此中捕之入佛家令我
又復先業豈我素爭便入超勝寺精勤苦練
一日香煙之中彌陀像現其長五六寸漸不
爾感喜便取像奉安今尚在焉
釋重怡伯州人也住台嶺照空後移勸國
寺後有寺安丈六彌陀像怡占居於此行
年五十不出山門擬兩界供者六年矣又自
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廿四年以
小豆爲算計彌陀號二百八十七斛六斗又

以一晝所道于木槵子並彼前勸來詣人稱佛號傍設几案筆硯自記其數凡三千五百五十七斛九月有小恙預知命期沐浴新衣與弟子等問答佛法左手持五鈷右手持念珠向西而命終年六十六

賛曰昔修者除障之媒也吾門尤加意焉故先佛雪山六歳單麻隻麥項巣膝蘆貽規於我也六子者殆庶乎如怡之槵豈也世之持念者雖優波尼殺曇分不及其一耶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四

忍行五

興福寺賢憬　　仁耀法師
睿山慧亮　　三井證空
戶隱山長明　　釋迦院文豪
慈光寺延救　　無動寺仙命
楞嚴院信敬　　蓮照法師
那智山應照　　春朝法師
修禪寺永助　　三井叡効

釋行尊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也年十二投
三井明行出家性好頭陀十七潛出園城渉

嚏丁計切噴鼻也
鏄呼條切孔也

跋一山靈區遍行山路日晩獨卧嵓間於時
一童子俄來與枕文到河岸無舡不得渡童
子忽撐舟來已著岸童舟共失麗景殿妃長
曆帝之嬖尊之養母也染邪疾尊呪材一顆
獻之妃嘗之病立愈櫃口齋宮公主延久帝
之女受妖病救尊加持尊裝少女令移魅焉
公主即瘥而失魅女大索五日遂不得尊持
念焉偶宮殿藻井之上有嚏聲尊曰怪也便
令護法神取之藻井破鏄纔寸餘魅女自鏄

隙出下君臣怔嗟永久元年九月上患腰起
居不便宜尊持念尊侍傍讀千手大悲經已
奏曰試授御手帝垂臂尊持之扶起玉體無
恙有宮人被妖魅斷其髮上勅尊加持尊又
飾幼婦持念其女懷中出小刀曰或令我執
此刀切彼髮耳蓋宮人相妬為巫蠱也尊曰
續髮焉女曰難矣尊曰汝已能斷豈不能續
乎威怒甚厲少女以手結髮莖莖如元無復
瑕纇又戈人藤氏有狂疾其魅託稚女喚故

紙數十幅究如羊焉或試以尊之墨跡與之
女縮手惶怖野別刺史平師季妻邪疾不愈
經年乞憐於尊尊送袈裟曰病時覆體如教
病愈而左右手不持尊呪桃子令噉其手尋
差永久四年補園城長吏保安四年任延曆
寺座主長承三年勅為衆僧上座尊居三井
平等院初至越海之濱宿一家家女有病適
亡父母就尊乞命尊坐屍側護身亡女忽蘇
父母大悦覲尊以其地越之厨浦是也見今

尚爲院莊焉
釋延朗姓源氏但州養父郡人大將軍義家
四世之孫也父義信母平氏生有奇相頂尖
出似肉髻目有重瞳父鍾愛焉累世珍秘
仗皆委焉兒雖受重寄無居俗志自喪二親
潛往郡之比曾寺讀釋典年十四投園城
證學台教翌歲出家十八歸比曾之舊院專
讀法華二十九歲從睿山東塔山王院觀嚴
受兩部灌頂又就養全阿闍梨稟密印灌頂

平治元年大僕卿源義朝與金吾大將軍藤
信頼取官誅於時都督長吏平清盛率官軍
圍朗坊曰師與源冦爲近屬又相黨乎實聞
源家器仗皆委朗欲奪之便放兵掠捕朗欲
不免一心誦法華於時端正天童自空降來
曰我令諸兵士皆熱睡師早逃去朗奔出官
兵數百眠而不知自茲歷諸靈區到奥州松
島宿一古寺廢頽甚文無人淸旦里人捧珍
膳而至問其故對曰今夜夢或告曰貴人寓

廢寺子等盡餉焉故我獻供耳丹州官吏盛
則渾家染時疾二女已死徒僕皆臥相語曰
非朗公加持我等不起懇乞朗曰我聞子之
屬好畋獵以故受癘苦耳汝等若止狩捕我
可施徵効盛則則作誓付朗朗以香水灑生
飯與之諸病人啜之皆愈二女已亡三日灑
香水而蘓語曰羅刹二人追我姉妹過嶮山
至一所宮殿高廣從樓門入庭上繫數百罪
人時一童子白冥司曰閻浮提日本國延朗

上人加此二女願赦還本土於是玉冠之人
低頭曰日本國持妙蓮華者延朗師之事不
可違也童子率我二女出曠野告曰汝等罪
障深便來此而朗師德感令汝等早歸耳汝
等返本國歸佛乘奉朗公我等二人向野南
行而蘓松尾神主相頼患眼病已而盲許朗
曰我罹宿累已失兩明然歸師者久豈無方
便朗曰汝若隨我言試効徵應神主曰我已
郷言歸者久矣況佇之言豈有戾乎朗曰子

之五鷹一時放去乎神主便命其子賴康講
五鷹來石室前皆盡放去朗持念者須臾應
時舍利出現朗便令賴康藏神殿乃語神主
曰你目早愈神主兩眼見物如故建久七年
七月雷折松尾祠後大杉其木覆神殿欲斬
之其材大難制恐壓神殿若不伐異時小風
雨又自壓倒神宮與朗議朗曰莫慮早伐又
杉中有奇事耳已而加斧其杉如相避仆殿
側於是乎杉中忽迸出一漆塔其内又有銅

塔盛舍利神官見之益信朗言便於祠之南
建三層塔安之池側有大石白髮老人常坐
其上朗問何人屢來此對曰松尾明神也擁
護師法又聽師誦法華故數來耳又我奉師
給使者二人以是爲信言已不見朗謂徒曰
二烏來馴子等莫怪果如神言其石今尚在
焉爾來二烏外餘羽不入寺石室之前有一
竿竹朗常愛洗都人有與朗善者適見之不
知朗之所愛乃斬之朗尋而見曰夫竹者虚

心而便空觀也故我約爲歳寒友誰失之乎其日斬竹者携兒來也兒游戲池亭俄仆氣絶昇詣朗所朗持念兒稍蘓謂曰童子自石室出手執杖曰汝父斬上人竹故我罰汝再以杖打我我故死也今受師救護亦活也丹州海濱有神祠巫祝事釣漁一時大祝有病俄亡聞朗之感應諸祝來乞法護朗持念加持大祝便蘇於是乎闔家相謀曰朗師於世財無取我等將如何朗聞之曰有一事聽我

乎祝曰師之靈息豈有乖乎朗曰願祠前海壖數里禁釣屠此事雖吾願又汝等之福田也巫祝聽朗立四至而放生朗又報神創三十講法會每歳修之其後一刹助喜爲大會於今轉盛安元二年移松尾山南寂福寺朗穿大池建殿其上檀信四來荷鍬钁施巧力朗語曰鑿三尺靈寶出得之者子孫富檀越源康俊聞之信受加力掘焉果得一面古鏡康俊及衆人謁朗言之不食也康俊遂累巨

萬一日癩人來詣曰夙障重受奇疾願師道力救我困厄朗起慈心便於浴室傍親自洗濯數日後眉毛漸生膚體鮮滑源廷尉義經以波刈篠村庄為朗衣盂資朗拒焉廷尉強之不得已而受然不課税先免三年租後或有輸者朗曰衆民之中若唱一萬彌陀之號免一石之租以故民家殷富戴朗恩惠越後刈有平資長將軍維茂之胤也家世雄武亦自負弓一日謁朗令僕持大弓長矢朗心怪疑語曰壯哉子之器仗也試彎架看資長乃引弓其矢餘一握（國俗量箭以手握爲準蓋一握者四指也）朗指其餘曰是處誰箭乎資長靦然不言逡巡而出朗語人曰資長矯侈借其器仗恐有不終耳壽永之間源義仲舉義兵應官軍資長黨平氏拒義仲中夜空中有聲曰資長與逆賊罪不赦資長聞之身體不能動至曉而亡朗之機鑒類之承元元年冬謂門弟子曰我當與世尊同歲今年七十八來年其歸寂乎

我滅後山西高峯光明出其所我墓也汝等知之至除日入道場閉戸斷食轉經念誦明年正月四日五更啓扉出告諸徒曰我住世只八九日而已十二月夜端坐向西結八字印唱三佛號吉祥而逝天樂妙花瑞雲奇香石室内外薰露散響西峯果有光諸徒立塔其地焉

○釋慶圓鎮西人也初止和州安部練若適亡一徒見九相變固心眞諦自此事料藪曉居吉野龍門寺親書大般若華嚴大集大品法華涅槃等經并台教玄義止觀文句及眞言諸儀軌等多武峯有方等法師數月狂疾不差迎圓加護圓已入房等努目瞰圓乃取火著燒爐中手弄之圓軟語慰誘授菩薩戒等微笑曰我燒火筋且欲爇師耳聞師誦戒我心已降圓曰公誰乎等曰我是覺鑁也此等法師誣我曰即身成佛之印言者鑁始作之殊不知三國相承兩部秘奧之印明也我只

欲言此事屢託等耳非鬼魅之類矣圓曰幸
甚今逢名德得開未聞清談良久等病即痊
圓詣八幡神祠近祠一女立家門悲泣歔欷
圓憐問之荅曰去夜我母逝我寡不能擧喪
是以泣耳圓愍女言中夜負屍葬于野又謂
神忌穢不可近也其夜宿馬場小舍持念回
施五更一男子來曰無緣悲葬我歆之厚有
何忌諱速來晤語圓大異乃與男子至祠前
於時天未曙人人皆眠圓思男子異人溥諮

法義男子一一荅釋明白又曰我本身者釋
迦文佛也言已不見後圓見弘法大師親畫
神體始定神感圓屛居室生山一千日還過
河橋忽貴婦人至儀服甚靚而不露面啓曰
願授即身成佛印明圓曰姉誰人乎授受之
間必稱名字我思聞之女即稱曰善女龍也
圓付印明女曰過去七佛傳受皆然亦無違
錯圓曰我欲見女顏荅曰我形可畏人不可
見而尊旨難忤豈可已哉便騰空中出右手

小指其爪長丈餘放五色光倏忽隱沒圓供舍利一千日散日壇上及花瓶皆出舍利凡千餘粒諸徒分持焉貞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結印誦咒曰我口中甚甘如含甘露言已寂年八十四預三日言死期荼毗後其地有光大如蓋徒衆不知以爲光怪其明松葉可數明朝相尋識荼毗之所初和州有堯信者受狂疾凡有加持慢罵揮斥其父屈圓乞救圓到彼信恭敬作禮曰比來陋比丘賤巫覡

厲聲呼號故我行慢罵耳今値高德又幸也願辟左右通我夙志圓去看病者信曰我先世欲灌頂不遂而亡餘執不竭受生鬼趣而法力所感尚有神威亦無苦報願垂悲救受與密灌圓曰公何人乎名字爲誰信憮然有耻容圓曰已乞授受豈忌名乎信良久曰我是中院僧都某也圓乃授灌頂信歡喜合掌曰宿望已足不久居此不知深恩以何酬乎圓曰我世心已灰餘何言乎而有一於此自

古碩師宿德臨終或遭魔撓子稱威神有意乎信曰我徒神力之者三百有餘伺人死作嬈害我誡其不敢爲也言已信病愈圓臨亡無少撓豈信之靈受言與圓耐勤修一日之課五六人相分作之而不及也其讓摩者至臨終先日云

賛曰慧難知矣進易見矣難何解也易何感也是以慧者不必無感焉進者不必無解焉今之所傳者易者乎其難者諸師之蘊也學者思之乎

釋常觀止和州三輪縣修密教有慈行嘗詣吉野神祠路有稚子兩三輩相對而泣觀見其幼而哀慟怪問其尤長者女子年十二三許荅曰我等新喪母父遠去未歸母病時疾里人懼諱而不弔我幼婦人諸弟益弱不知所以喪故聚哭耳觀聞之悲謂我今葉詣神祠神甚諱死穢然我寧廢此行不忍避此喪也吉野之詣其又可改創未晩耳便葬近野

欲還三輪然身俄強梗不動乃自思而言我已約神中途犯穢而歸神其尤我乎又思我行悲救不邪倦也神豈多忤哉試向吉野而進體無妨矣復思我已無恙乎猶赴三輪身如前不得已行吉野既而近神祠尚不敢通憩一樹下而持念時有巫狂舞而出遙看觀曰彼比丘來此乎觀聞之以為我觸忌而來神又知之耳悚慄悔來巫漸近曰奉待者久向暮乎我不忌諱只貴師慈濟耳巫乃拈袖引到殿前觀感泣而歸

○釋性蓮有至孝國俗以亡人骨瘞高野山蓋伴弘法大師龍華三會之大定也蓮攜母骨赴高野路次尾州熱田神祠神宮多忌諱蓮不得宿便寓神祠南門側蓮知神忌觸故又不敢近祠也其夜大祝夢神官偉儀告曰神寄語於祝我今有高賓乞君致珍饗詰旦使使者檢祠中無人門側只蓮一人而已祝延蓮蓮告觸事祝曰我夢受神託知神之不忌

師也乃供盛饌送著紀列
賛曰淫祀多忌諱矣巫祝之者或矯大神焉
而大神又或有之蓋令斯民慤肅三業矣夫
塵世之人紛紛擾擾無須臾階于道矣使
嚮我之間少有復焉是所以大神忌諱之立
也豈尋常淫祠之謂哉今見觀蓮之事益證
我言之不削矣戯乎神也達乎
釋齊遠周列人居東寺後歸故國住玖河郡
三井寺其地觀世音靈場也遠誦法華供香

花有年矣一冬大雪不晴人迹已滅遍十數
日遠耐飢寒誦供不輟會一狼來庭殺鹿而
去遠煮鹿喫誦供如先雪霽里人來訪思遠
飢死尚糕熟烹揭鍋見之柏葉耳里人問何
煎柏葉遠見肉變柏得未曾有具説李事里
人嘆曰觀音慈力妙經威力并師修力有此
靈應然後見觀音像腰股受切削乃知猪鹿
皆大悲變化之作用也遠近聞見皆生淨信
釋廣恩居吉野山海部峯寺志意精勤晝夜

誦經王暮年沉病疲極不能起弟子勸曰師病甚重不治恐入死門如來許病比丘食肉願得藥魚充治膳恩不聽弟子乞甚勤恩不能拒便令童子行市買八尾魚中路逢俗輩見童知是恩之役問曰櫃中何物童保恩故偽答曰妙法華也俗見櫃外魚汁流出又有臭氣語童曰汝所荷者魚耳何言妙經童曰已是妙經何曰魚乎俗思童偽相議稠人中開櫃辱之既而擬櫃童子中心誓曰我師多歳淨業今罹困病爲藥買魚非耽味也俗輩若見魚非貽師羞恐得謗罪況妙法華我師之所持也願魚變成經令避恥過俗輩啓櫃妙經八軸而已相顧奔去獨作疑地者趁童子跡屏寺院伺聽童向恩述此事恩生希有心不食其魚俗側聞跳出恩前五體投地悔謝曰雖是實魚依師道力變作經卷然我愚癡故起疑猜自今厚結檀信之交矣

贊曰心之有慕也猶古之有嗜嗜慕雙忘眞

解脫也我復恩遠之事栢葉者無味也蓮華者法味也豈二子之羌次乎世只取于靈感者淺而已矣

○釋蓮藏居大安寺持法華有法嚴者住同寺持華嚴二人移雲州相去不遠各占庵所持二經者二十年法嚴曰食不給常患之神人語曰我爲師毎日送供願不爲慮也嚴悅自玆日日食時神捧美饌而至嚴以爲藏不如也一日語神曰明日送二分我餉藏師神承命而退翌朝呼藏曰我有美食思分子藏至食時供神不來二人相待至晡不得已藏歸房神乃擎供而至嚴嗔曰何晩神曰我早臨此會梵釋四王大威德神護藏師故是庵上四方空中圍繞充滿我小神不得近傍今諸天已去故我持來嚴聽神言自擎神供詣藏語之懺說先志

○釋持法專持法華故立爲名也亦有誦金剛般若者自号持金二人住一山相去半里各

結草廬守戒律勤持誦持金比丘不待乞求齋食自然晨糜午飯菜蔬茶果悉皆備足持法比丘齋廚不給于檀越事分衛持金起憍誇心而作是念我持誦專注經法又優故諸天善神送供不乏彼持法者持念散怠經法又劣是所以汲汲行丐也一時法之童子來金誇以天供事又曰汝師如何童曰我師無感依人作活耳童歸白師法笑而已次日持金天供不至乃至二三日金作大驚怪於般若須菩提屢生惋恨夢白眉清癯一僧謂金曰汝雖誦金剛未足得法利何横生怨恨乎金白曰多時送供爲誰僧曰持法比丘憐汝故使十羅刹女每日送生耳汝不知之返生憍慠於法耶金覺後知老僧是須菩提也抱大慚恥乃詣法庵禮拜悔謝説夢事又曰多時見惠甚爲大賜而數日不送何邪法笑曰比來適忘出生耳自今後不敢忘也翌朝金之供如前日金益傾伏云

贊曰予見慈恩南山之事與此相似雖佗方異人亦相並比何哉蓋介勝負彼我於懷者動有此等之怪恥是又神靈矯其操履也非經法之崇庳矣

釋法蓮奧州人居興福寺後歸鄉持法華同郡人有光勝者住元興寺業最勝王經勝亦反里持經益勤二居密邇道交和睦勝語蓮曰兄捨法華持最勝所以者何此經一切經中最爲第一故題云最勝王是以朝廷建御齋會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乃至諸州往往講說此經以爲勝業所謂藥師寺最勝會等是也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妙効感迅疾兄早棄彼就此蓮曰一佛所說那典不貴久持妙經不忍唐捐勝默而止然時時挑之蓮不介焉春時勝語蓮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歲田中不下種子不須耕耘以經威靈能令豐稔臨西收時視穀多少取經優劣兄若不如願改所業蓮許諾乃分田畝相齊而誓經春

入复勝之田苗秀滋茂蓮之畝草菜蘖蕪牛
罵徑踐未有一莖秧也村里皆輕蓮重勝盂
秋之始蓮畝中生一莖瓠枝蔓布濩盡田之
畦畛過三二日乃花乃實二一瓠大如甕纍
纍倒偃充塞田中蓮破一瓠盈中純是白粳
粒米精長以斗量之過五及六蓮先供經王
次施隣里緇徒又送于勝勝信伏嘆愧趨蓮
處作禮悔過蓮告境內普施瓠米遠近競取
隨取隨長至窮臘而歇聞見傳語稱爲異迹

贊曰蓮勝之事迹偉特也而世以經言優劣
者大惑也昔宋國持涅槃金剛者二人俄士
闍王嚴飾金座坐金剛之持者又以銀坐居
涅槃者二人在世又相善涅槃者思而言大
經四十軸我日課必終之金剛者一小經彼
誦不過數卷闍王待人亦有偏乎王知之曰
持誦貴專心不在多寡師讀大經貪多不精
彼誦金剛卷少易專是以座自分金銀耳今
二子之事相似而同矣勝以感應視經持而

不醇者乎況畜輸贏于其胸乎是所以其不如道也不必經之尊卑矣道之不介者其吞勝而不蔕芥乎以故一匏終歲四來不計嗚呼無作之妙用與

忍行五

東大寺戒壇始鑑眞行羯磨法賢憬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

釋賢憬世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妙年出家受唯識于興福寺宣教天平勝寶七年東大寺戒壇成鑒眞行羯磨法憬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也性耐苦勵勤脩不倦剝皮然指兼有才識延暦十二年朝廷議遷都勅憬見新都平安城地是歲十一月寂壽八十九

釋仁耀姓石寸氏和州葛木上郡人幼歲羅染姿儀卑矮取侮路人而不以介懷性慈愍餧身蚤蝨蚊蜻忍可苦辱遊心眞乘延暦十五年二月卒歲七十五

行大威德法爲惟仁善雄勝那都羅

釋慧亮睿山圓澄之徒也兼稟慈覺初仁壽帝二皇子爭儲位帝令二皇子鬭藝勝者得立兄惟喬弟惟仁藝敵不決乃賭力士相撲

於是手惟仁有羽林郎將善雄惟喬武衛將軍那都羅羅膂力過善雄惟仁付亮气法救亮乃修大威德護摩法惟喬又請眞濟闍梨修嶽供都下皆知二沙門加二皇子也期日二人角力那都羅身體壯大善雄不及群臣以爲惟仁失也于時惟仁馳使告亮亮即執獨鈷拧鑿破頭腦投爐火而供持念須臾忽大威德尊所騎青牛大吼一聲此時宮中善雄得勝惟仁立爲太子貞觀帝是也

釋證空事三井智興興有病醫治不効時膳部郎中安晴明究陰陽術權死生柄其徒气救晴明曰法師病不起而我有秘符若以人相貸其方可試初興之徒患興之疾者多矣皆曰我等若有命之可代者亦不辟焉及聞此事蹇縮而不應空謂爲法捨身大士之常况貸師死我何遜乎便報安氏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一母年甚老矣若不徃辞恐懷愁恨我又欲一見赴死耳乃徃母所陳事

毋曰我老命在旦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思汝生替師雖死不遺妾於地下矣如汝勇勤我欽歎之空歸房安氏施方興疾立愈空早受病身心惱逼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持者乎空感喜禮像熟見其像似有痛質湲滴在脇應時空疾即痊都下傳爲奇事其畫像淚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秘授今尚存焉

釋長明居信州戶隱山年二十五絶言誦法華亦三歲不偃臥一日語人曰我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也來此所燒身已三回今命盡上兜率便積薪入內自焚康保年中也

釋文豪居洛城四條坊釋迦院治曆二年五月十五日於鳥部野積柴燒身傾都瞻禮嘆嗟

釋延救武州慈光寺賴算之徒也性堪勤苦嘗修千日護摩時時絶食至散日本師賴眞

設飯食與之救辞曰我自今不貪欲知絶食之命期又願回此苦修施六趣之渇乏衆人勸解而不許語弟子勝命曰我今斷語貪而自居非吾呼不來告自爾不通謁遍旬呼命曰我今命竟汝速往旁言此事命走筭所告之相去一里許筭馳來開戸見之手結定印跏趺而化異瑞甚多壽七十治暦年中也

釋仙命波別人也幼上台山無動寺習止觀兼念彌陀顯鏤三寶字背點圖彌陀像嘗詣四天王寺於聖靈堂對尊像燃一指時青龍現形（太子手印記曰荒陵池有青龍護伽藍佛法）指燈竭龍形隱又往往詣靈場燭手足指或空中有聲讃嘆或夢裏人告往生期嘉保中普告山中向西而終年八十三

誦法華截手指供不動明王

釋信敬楞嚴院之學徒也常誦法華嘗曰我斬剥皮骨供養佛法先截手指供不動明王次斬左脚骨刻釋迦像燃脛骨漸愈行步如故次剥手皮畫彌陀三尊像次以手指骨刻

觀自在大勢至二像天承二年六月染時疾
病苦劇甚弟子恐訝臨終念彌陀安祥而逝
釋蓮照持法華有至行寒冬脱衣與凍人飢
朝讓食於餓者好服弊衣餧蚤蝨又裸入汙
池食膚於蜡蛭一時入山喫身蚊虻體大脹
受大苦友人告曰此脹處蚊子也灸藥交治
乃愈照曰若治脹處殺多蚊蚋豈害多生治
一身乎寧取命終不忍爲也忍苦誦法華夢
聖僧讃曰善哉沙門憐愍有情慈悲室深忍

辱衣厚以手摩摸脹處自破身脹肉破
裂無數蚊蚋飛空而去其身自今亦無痛
釋應照居熊野那智山誦法華藥王品
隨喜追慕一時絶穀斷鹽松葉爲食焼身之
具至期著新紙法服手執香爐面向
西方勸請諸佛發願曰我以身獻妙法蓮華
經以頂獻上方之一切諸佛以脚獻下方之一切
諸佛以背獻東方之一切諸佛以胸獻西方之一
切諸佛以左右脇獻南北二方之一切諸佛以

誦法華以方便七返入獄

五蔵獄五何如來以六臘與六道衆生回此
善根向無上道速得菩提言已自把火燒薪
手結定印口誦妙經煙焰上騰經音不斷煙
氣薫香勝如沈檀火滅灰飛光曜映山谷明
朗無數異鳥和鳴飛翔其聲如寶鈴遠近聞
見莫不歎異

惟朝音前相雅巧誦法華聽者無不雅見
囹圄悲嘆曰此惡並已極惡作來此今當獄
刑息想皆無只益惡報以何方便令我離獄
乃發大誓曰吾當十返入獄令諸鎖皆開法
華使徒輩盜家寳器宗人捕之付獄吏通其
手知朝者下令於廷尉曰春朝若善人也不
加刑朝已下獄誦法華其聲雅巧罪人聞之
合掌涙下廷尉夢自衆群數所請天無數下
來大理卿又夢青衣童子白曰手捧鉢飯云供
門人聞所由善權曰供養朝大理驚曰是廷尉
出朝廷尉又試夢相類嘆曰如是出入五六
度廷尉議曰朝之罪状非一二處靈異聞

心作盜且進輕刖二足止後犯獄吏追朝往
北野欲行刖朝舉聲誦法華其音哀婉官吏
感泣而捨去其夜廷尉夢天童告曰朝上人
爲救囚徒七囘入獄是亦菩薩大悲方便也
朝後散死北野髑髏每夜誦法華有一僧取
髑髏收山中
○釋永助甲州人也移豆州修禪寺暮年限一
期修念佛期終積薪焚身其煙遙騰成紫雲
邑人哀感敬嘆

○釋叡効早入園城寺學教法後聞石間寺觀
世音靈感往彼晝絕他語讀法華三千部夜
禮像各三千拜六時修法華密供過三歲已
囘此淨業爲安養資便上道場西南大葛樹
投身時神人以袖受効不下地置別處効又
投神又受如是三度効思時之不至歸三井
朝廷聞之授僧官此像奏遣法師之所刻葛
樹者像材之餘枿也
賛曰梵網曰剝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

書寫佛戒楞嚴曰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乃至若不爲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法華曰若欲得菩提者能燃手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三千大千珍寶供養諸修多羅此類多矣故先佛救鴿飼虎七處受刃千瘡然燈不勝枚舉焉是大士忍悲交發之

見者也不然爭知吾慳志礭操乎丈夫烈士之赴難也猶遊戲娯嬉者何彼蹈義而不移耳烏乎義者道之一岐也彼尚奮勵感激者若斯况與道爲期乎宜哉諸子萬苦千楚不磷不緇乎蓋與道爲期也是以刻佛斬骨圖像剥皮入獄陽盗取死自飢頭腦碎而偶牛吼力士倒而

潛龍飛委命也尊像淚滴投身也神人袖披身薪指燈分光輝於六趣蚊餐蛭膳貯資糧

於三祇善哉佛子健忍深悲者乎

元亨釋書巻第十二

開板幹縁比丘單況命工刊行



慶長第九甲辰秋七月十五日写足之功訖

筆者統長日允

